

邂逅青海湖

那年仲夏，我终于踏上了憧憬多年的青藏高原。

车过日月山、倒淌河，半个小时后，司机提醒我：青海湖快到啦。我从车窗探出脑袋，抬眼一看，呀，远远的，青海湖像一条蓝色绸缎横挂在天地之间。

我急不可耐地扑向青海湖，像扑进一幅巨大的画卷：近处，青茵茵的草滩上，开满不知名的各色小花；远处，环湖千亩的油菜花竞相绽放，把背景染成一片金灿灿的黄——青海湖，则呈晶莹明澈、质朴恬静的蓝，以其深邃、神秘、神圣且独特的美，梦幻般镶嵌在画面中央。

车缓缓前行，青海湖的样子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眼前，湖面上，浮着层层涟漪，鱼鸥偶然掠过湖面，不经意间用嘴戳一下湖水，大概是瞄准了哪条不谙世事的鱼。极目远望，湖水共长天一色，水天相接处，分不清哪是水，哪是天，让人陷入一种无以名状的梦幻之中。

此时的青海湖是一年之中颜值的“巅峰期”，生机勃发，充满诗情画意。

它不同于大海的波澜壮阔，也迥异于千江河的蜿蜒奔腾。

我从烟波浩渺的珠江边走来，见过南湖的庄严明媚、太湖的隐秀清丽、玄武湖的一碧万顷，却从未领略过如青海湖这般的质朴淳厚。

伫立湖边，望着眼前这湖水，淡蓝、天蓝、蔚蓝、瓦蓝、亮蓝、钴蓝、湛蓝、黛蓝……由浅至深，层层加重，像雾一般缭绕我

的眼眸和心灵。我想，会不会是远古时期，哪个调皮的神仙一不小心打翻了天国蓝色系的颜料桶，深深浅浅的蓝都在这一片湖面聚集了。

我静静地站着。那钻石一样晶莹剔透的细浪朝我奔涌而来，拍打着散落碎石子的湖岸，又渐渐退去，周而复始。一阵阵冰爽的湖风迎面而来，让人畅快淋漓。我俯下身去，伸手触摸湖水，冰凉冰凉，像溶解了的冰棍。我忍不住掬水来尝，咸咸的，像美丽的少女睫毛上悬挂的泪滴，也许，正是1000多年前途经此处的文成公主思乡的绵绵热泪吧。

鱼儿是湖水中最快乐的存在，青海湖中特有的鲤鱼（俗称青海裸鲤）是这片水域里最尊贵最自在的主角。因为湖水咸的缘故，湖中其他动植物极少，偶尔回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鱼探出水面感受外界的热闹，却一不小心成了飞鸟的口中餐。

每年的七月，是青海裸鲤洄游孕育后代的高峰期，三四岁的雄鱼与雌鱼成群结队开始长途跋涉，它们从青海湖出来，再浩浩荡荡地在河口集合，逆水而上，寻找河流的淡水区繁衍后代。

这时候，鲤鱼洄游的河流中甚至会出现青海湖特有的“半河清水半河鱼”“鲤鱼跃龙门”的奇观。但是洄游的道路上危机四伏，鱼儿们除了要面临以生命为代价的艰苦跋涉，还要时刻提防大批天敌的捕食杀机，

午后耀眼的阳光渐渐柔了些。站在碧波连天的青海湖边，举目环顾，四周的雪山像天然的屏障，将青海湖环抱其中，周围的沙丘、草甸、花海、湖光山色尽收眼底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诗人海子的诗句：“青海湖上，我的孤独如天堂的马匹。”

不曾想，我与青海湖的邂逅，竟携着这样一种直达心底的温柔，悄然把我的烦恼洗净，将孤独治愈。

热情的司机说，当地人相信青海湖是“大海退却时遗落的一滴伤心泪水，或者是地球山崩地裂时留下的一份蓝色记忆”，而我更愿意相信它是女娲补天时遗落在青藏大地的一块蓝宝石，镶嵌在这人烟罕至的雪域高原上，千年如一日地散发着独有的魅力之光，犹如世界屋脊上的一面明镜，映照着千万年来的世事变迁。

□张廷丽

放弃也是一种美

□尹广

有的人到了退休年龄，心情就多少变得苍老，生理上变化，再加上时光的风吹日晒，面部的突出特征是冷漠。苍老积蓄在内部，难得一展欢颜。

对于退休，特别是临近退休，我也曾有过莫名的彷徨，甚至恐惧。58岁那年，我动过一次大手术。术后，家人劝我打退休报告，我也动心过。可最后还是选择了坚守。我害怕退休，害怕退休后的无所事事，害怕退休后家庭生活大打折扣，害怕空虚的煎熬……

真正退休了，我对人生的感觉渐入深沉。退休，好似一棵松柏古柏，为自己画了60个年轮的圆，告别“二点一线”的职业生涯。退休的我，好似断线的风筝，少了牵制，少了约束。每天，我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再不用担心路上塞不塞车、开会迟不迟到。现在外出，“说走即走，风风火火闯九州”……

退休，只是代表职场上的一个终结，代表人生年轮的一个时

间刻度，其实是新的人生的开始。我所认识的许多人，退出职场后，大多进入另一个忙碌的人生季节：要么含饴弄孙，要么重新走进课堂，要么踏上旅游的征程。

退休以后才知道，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，没有东西是必须拥有的。懂得这一点，当身边人不再簇拥你，或者失去了世上最爱的一切时，你方可释然：这是自然规律啊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

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偶然、一个过程，有平静也有震动，有幸福也有痛苦，有高潮也有低落，有辉煌也有失败。关键在于自己的心态，该享受幸福的时候就尽情享受，该承受苦难的时候就勇于承受。

佛曰，放弃也是一种美。年轻时，以为坚持的人是勇者，退休后却发现，勇往未必直前，适时适度的放弃，是一种明智。

不想累了，不想演了，可以放松而真实地活着，浅浅地活着，淡淡地活着，活在自我的世界里。

放下重负漫步人生路，发觉人生的意义原来不只是奔波在路上，路边的风景同样美丽怡人。听到职场上曾经的同事的烦心事、揪心事、是非事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“NO，别靠近，别掺和！”

退休，关键是要有退休的从容。从容是一种境界，一种素养。这种从容，有着深秋的味道，是北方成熟的玉米地里褐色的色彩，也有南方冬季树木被新芽替换的泰然，有些中国传统文人画淡泊清高的意境：薄雾中，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，蕴涵了大雪纷飞、独钓寒江的千万孤独。老，可浓烈如火，亦可清淡似水。

曾经非常羡慕2000多年前的庄子，多么潇洒倜傥，多么惬意！没想到，现在的我，居然也可以像庄子那样，做起了逍遥派，倚着天上的云彩，俯瞰世界，揽万物于心间，优哉游哉，妙哉快哉。

退休以后才知道，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，没有东西是必须拥有的。懂得这一点，当身边人不再簇拥你，或者失去了世上最爱的一切时，你方可释然：这是自然规律啊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

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偶然、一个过程，有平静也有震动，有幸福也有痛苦，有高潮也有低落，有辉煌也有失败。关键在于自己的心态，该享受幸福的时候就尽情享受，该承受苦难的时候就勇于承受。

佛曰，放弃也是一种美。年轻时，以为坚持的人是勇者，退休后却发现，勇往未必直前，适时适度的放弃，是一种明智。

不想累了，不想演了，可以放松而真实地活着，浅浅地活着，淡淡地活着，活在自我的世界里。

放下重负漫步人生路，发觉人生的意义原来不只是奔波在路上，路边的风景同样美丽怡人。听到职场上曾经的同事的烦心事、揪心事、是非事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“NO，别靠近，别掺和！”

退休，关键是要有退休的从容。从容是一种境界，一种素养。这种从容，有着深秋的味道，是北方成熟的玉米地里褐色的色彩，也有南方冬季树木被新芽替换的泰然，有些中国传统文人画淡泊清高的意境：薄雾中，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，蕴涵了大雪纷飞、独钓寒江的千万孤独。老，可浓烈如火，亦可清淡似水。

曾经非常羡慕2000多年前的庄子，多么潇洒倜傥，多么惬意！没想到，现在的我，居然也可以像庄子那样，做起了逍遥派，倚着天上的云彩，俯瞰世界，揽万物于心间，优哉游哉，妙哉快哉。

这样的干法，他们第二天傍晚就胜利完工了。

蔡老板笑容可掬地打开一间房门，边陪着我看边问：“王老板，点赞不点赞？”

原来是一片荒原，现在已然枫叶正红了，我说：“点赞，点赞！”

蔡老板说：“四天的活两天完成，光宾馆费就省了六百。你给个二百块，就算我们今晚还住这里的吧……质量，你放心！”

那天蔡老板接过了钱，当晚就带着他的团队走了，赶下一家去了。

可燃然一新的屋里，没过几天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。

进房门口偏一点点的地方，只要脚上用点劲，它就会“咯吱”地一响。

趁他们喘口气的机会，我提了个心头的疑问：“你们的流水线的确快……”

蔡老板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快，NO等于质量不好。”

我就“嘿嘿嘿”地笑。

蔡老板说：“别笑，我们开来就是一个团队，不是那种夫妻档。我们的工程订单还很多！所以我只好逼着我的兄弟们快、快、快了！”他的兄弟们听了就一齐说：“坐蔡老板的凯迪拉克车

了。

蔡老板带着人干活，如虎似狼，一出手就叫我长见识了。

他们三个人一组，进屋后画线的画线，打孔的打孔，打孔钻头深度是早已定好的，想也不想，只管一个劲儿地沿着线朝地上戳，孔刚打好，就有人跟着朝里面钉木钉，排龙骨了。

一时间屋里尘土飞扬，电锤声榔头声响成一片……而后扫去龙骨间的灰土，撒上防白蚁的樟木屑，那一包包的地板，就已开包被均匀地放在了龙骨上。我看得不由得赞叹：“蔡老板，你们这活干的，和工厂里的生产流水线有一拼了。”我丢了根烟给他，他把烟挪了个地方，手不停脚不住地钉着地板说：“十年干下来，哪个不成流水线，哪个不是卓别林啊？”

地板是从墙的一角开始钉的。

红色的地板如星星之火，就从这一角燃起来，斜着一条线燃过去，很快就烧到了房子的中央，这屋里顿时就显得活泼鲜亮，焕然一新了……

趁他们喘口气的机会，我提了个心头的疑问：“你们的流水线的确快……”

蔡老板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快，NO等于质量不好。”

我就“嘿嘿嘿”地笑。

蔡老板说：“别笑，我们开来就是一个团队，不是那种夫妻档。我们的工程订单还很多！所以我只好逼着我的兄弟们快、快、快了！”他的兄弟们听了就一齐说：“坐蔡老板的凯迪拉克车

了。

蔡老板带着人干活，如虎似狼，一出手就叫我长见识了。

他们三个人一组，进屋后画线的画线，打孔的打孔，打孔钻头深度是早已定好的，想也不想，只管一个劲儿地沿着线朝地上戳，孔刚打好，就有人跟着朝里面钉木钉，排龙骨了。

一时间屋里尘土飞扬，电锤声榔头声响成一片……而后扫去龙骨间的灰土，撒上防白蚁的樟木屑，那一包包的地板，就已开包被均匀地放在了龙骨上。我看得不由得赞叹：“蔡老板，你们这活干的，和工厂里的生产流水线有一拼了。”我丢了根烟给他，他把烟挪了个地方，手不停脚不住地钉着地板说：“十年干下来，哪个不成流水线，哪个不是卓别林啊？”

地板是从墙的一角开始钉的。

红色的地板如星星之火，就从这一角燃起来，斜着一条线燃过去，很快就烧到了房子的中央，这屋里顿时就显得活泼鲜亮，焕然一新了……

趁他们喘口气的机会，我提了个心头的疑问：“你们的流水线的确快……”

蔡老板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快，NO等于质量不好。”

我就“嘿嘿嘿”地笑。

蔡老板说：“别笑，我们开来就是一个团队，不是那种夫妻档。我们的工程订单还很多！所以我只好逼着我的兄弟们快、快、快了！”他的兄弟们听了就一齐说：“坐蔡老板的凯迪拉克车

了。

蔡老板带着人干活，如虎似狼，一出手就叫我长见识了。

他们三个人一组，进屋后画线的画线，打孔的打孔，打孔钻头深度是早已定好的，想也不想，只管一个劲儿地沿着线朝地上戳，孔刚打好，就有人跟着朝里面钉木钉，排龙骨了。

一时间屋里尘土飞扬，电锤声榔头声响成一片……而后扫去龙骨间的灰土，撒上防白蚁的樟木屑，那一包包的地板，就已开包被均匀地放在了龙骨上。我看得不由得赞叹：“蔡老板，你们这活干的，和工厂里的生产流水线有一拼了。”我丢了根烟给他，他把烟挪了个地方，手不停脚不住地钉着地板说：“十年干下来，哪个不成流水线，哪个不是卓别林啊？”

地板是从墙的一角开始钉的。

红色的地板如星星之火，就从这一角燃起来，斜着一条线燃过去，很快就烧到了房子的中央，这屋里顿时就显得活泼鲜亮，焕然一新了……

趁他们喘口气的机会，我提了个心头的疑问：“你们的流水线的确快……”

蔡老板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快，NO等于质量不好。”

我就“嘿嘿嘿”地笑。

蔡老板说：“别笑，我们开来就是一个团队，不是那种夫妻档。我们的工程订单还很多！所以我只好逼着我的兄弟们快、快、快了！”他的兄弟们听了就一齐说：“坐蔡老板的凯迪拉克车

了。

蔡老板带着人干活，如虎似狼，一出手就叫我长见识了。

他们三个人一组，进屋后画线的画线，打孔的打孔，打孔钻头深度是早已定好的，想也不想，只管一个劲儿地沿着线朝地上戳，孔刚打好，就有人跟着朝里面钉木钉，排龙骨了。

一时间屋里尘土飞扬，电锤声榔头声响成一片……而后扫去龙骨间的灰土，撒上防白蚁的樟木屑，那一包包的地板，就已开包被均匀地放在了龙骨上。我看得不由得赞叹：“蔡老板，你们这活干的，和工厂里的生产流水线有一拼了。”我丢了根烟给他，他把烟挪了个地方，手不停脚不住地钉着地板说：“十年干下来，哪个不成流水线，哪个不是卓别林啊？”

地板是从墙的一角开始钉的。

红色的地板如星星之火，就从这一角燃起来，斜着一条线燃过去，很快就烧到了房子的中央，这屋里顿时就显得活泼鲜亮，焕然一新了……

趁他们喘口气的机会，我提了个心头的疑问：“你们的流水线的确快……”

蔡老板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快，NO等于质量不好。”

我就“嘿嘿嘿”地笑。

蔡老板说：“别笑，我们开来就是一个团队，不是那种夫妻档。我们的工程订单还很多！所以我只好逼着我的兄弟们快、快、快了！”他的兄弟们听了就一齐说：“坐蔡老板的凯迪拉克车

了。

蔡老板带着人干活，如虎似狼，一出手就叫我长见识了。

他们三个人一组，进屋后画线的画线，打孔的打孔，打孔钻头深度是早已定好的，想也不想，只管一个劲儿地沿着线朝地上戳，孔刚打好，就有人跟着朝里面钉木钉，排龙骨了。

一时间屋内尘土飞扬，电锤声榔头声响成一片……而后扫去龙骨间的灰土，撒上防白蚁的樟木屑，那一包包的地板，就已开包被均匀地放在了龙骨上。我看得不由得赞叹：“蔡老板，你们这活干的，和工厂里的生产流水线有一拼了。”我丢了根烟给他，他把烟挪了个地方，手不停脚不住地钉着地板说：“十年干下来，哪个不成流水线，哪个不是卓别林啊？”

地板是从墙的一角开始钉的。

红色的地板如星星之火，就从这一角燃起来，斜着一条线燃过去，很快就烧到了房子的中央，这屋里顿时就显得活泼鲜亮，焕然一新了……

趁他们喘口气的机会，我提了个心头的疑问：“你们的流水线的确快……”

蔡老板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快，NO等于质量不好。”

我就“嘿嘿嘿”地笑。

蔡老板说：“别笑，我们开来就是一个团队，不是那种夫妻档。我们的工程订单还很多！所以我只好逼着我的兄弟们快、快、快了！”他的兄弟们听了就一齐说：“坐蔡老板的凯迪拉克车

了。

蔡老板带着人干活，如虎似狼，一出手就叫我长见识了。

他们三个人一组，进屋后画线的画线，打孔的打孔，打孔钻头深度是早已定好的，想也不想，只管一个劲儿地